

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
—— 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
Harrison E. Salisbury
朱晓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
Harrison E. Salisbury
朱晓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 (美) 索尔兹伯里著；朱晓宇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

ISBN 978-7-5502-4832-8

I. ①长… II. ①索…②朱… III. ①报告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088号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by Harrison E. Salisbury
Copyright © Harrison E. Salisbury 198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ianjin Chinese-World Book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0960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作者：(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译者：朱晓宇
责任编辑：刘凯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责任校对：于善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80千字 870毫米×1280毫米 1/16 27.75印张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 978-7-5502-4832-8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605388

献给在中国进行长征的英雄儿女，同时献给1984年我们自己长征中的同伴——我挚爱的妻子夏洛特，我的朋友杰克·谢伟思，我的两个可亲的中国同志秦兴汉将军和张援远。

《长征》成书始末

凡革命达成，均须借助传奇的引领。美国革命有福吉谷，爱国者为独立而战时人人心中铭记的传奇。经历这场考验之后，华盛顿和他的战士淬炼成一支铁军，一路走向胜利。

法国革命是攻克巴士底狱，十月革命是攻占冬宫。尽管巴士底狱当时只关押了七名囚犯，而布尔什维克步入冬宫时里面仅有几个十来岁的少年和一些妇女把守，但这不要紧，它们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

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程”，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也不是简单的胜利。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险如夷地从蒋介石的手掌心里走了出来。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撤退之中，红军一次又一次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失败与覆亡。长征没有计划，在筹备时毛泽东受排挤身处局外，出发前不久还对行动一无所知。而最终长征却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天下。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

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1934年10月16日红军渡过中国南部的浅河于都，跨出了长征第一步，之后便一路径直走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共产主义在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所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历经漫漫长路，用了一百年才修成正果。清帝国的垮台缓慢而痛苦，内有自身的衰腐，外有西方军事、技术和经济强国的野蛮侵袭，在双重冲击下一点点倾覆。先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假上帝之名起事建立政权，接着是1900年的义和团，行事之诡秘、狂热和排外与前者如出一辙。直到1911年，孙中山博士才带领组织松散的民主革命者将衰老的帝国最终推翻。但接下来中国便堕入自公元前400年的战国时期以来再无比肩的乱世。

1934年10月16日到1949年10月1日之间，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英雄主义的悲剧和勾心斗角的政治迷局，有小丑跳梁也有军事天才闪光，有道德追求也有精神指向，还有阴谋诡计、血雨腥风和人与人之间切骨的仇恨。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的故事。而这一切尚未落幕，也许它永远不会终结。

这场大戏最早是由埃德加·斯诺报予世人所知。1936年他前往毛泽东和共产党人韬光养晦的陕北黄土高原探访。一年之前红军历经6000多英里行军，一路忍饥挨冻、转战四方，穿过世界上最崎岖坎坷的崇山峻岭，走过中国偏远荒凉的穷乡僻壤，跨过了二十四条河川，翻越了毛泽东所说的千座雄山方才到达这个地方。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之时据说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而一年之后的1935年10月19日，随毛泽东到达陕北的可能只有区区四千之众。

我首次了解长征也是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多中国人最初听说长征也是通过这本书的中文译本。长征让我为之神往，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一样。斯诺那时写道：“终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一精彩绝伦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他曾一度希望自己来完成此事，但出于很多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经多年努力，在1972年，我首次来到中国。之后不久我向现在已故的周恩

来提出重走毛泽东当年率领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并将这一故事记述下来。老中国通杰克·谢伟思也对此附议。十二年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请求。

但是没有任何下文。那些年正是毛泽东执政末期的动乱岁月，“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还在肆虐。毛泽东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和牺牲奉献而紧密团结到一起的同志业已分崩离析。不少已经过世，还有不少屈从于“文革”的淫威之下。有些人被迫害致死，还有很多依旧身陷囹圄。在这些年月里，力图篡取毛泽东身后权力的人给长征中的英雄贴上了大反派的标签。

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没多少机会来记述历史。即便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其遗孀江青和她在“四人帮”中的同党被逮捕审讯之后，重寻长征之路的请求依然未获批准。后来邓小平逐渐掌权，老一辈英雄得到平反并在政府内重居高位，最重要的是形成了（相对而言）现实的新历史观，重走长征路这才成为可能。

这些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只要人力可为，我记叙长征故事的决心就不会改变。1983年8月，北京终于传来了消息：长征之门已经敞开，我可以支配有关资源、档案和历史资料。我可以重走长征之路，重新探寻二万五千里征途中的每一里。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决策主要是两个人推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交部长黄华。

1984年3月1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旋即对在世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保管员和历史学家开展了一系列采访。不久以后杰克·谢伟思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我们出发前往探寻长征的路线，一行人中还有长征专家、时任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的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资深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至江西省省会南昌。这个省份就是长征开始的地方。我们前往共产党最早扎根的偏远山区探寻，采访了数十名长征的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海中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与冲突的故事，正是这些危机与冲突，促成了这次险些

成为致命逃亡的长征。

而这才仅只是开始。我们一路追寻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线，却并非每一里都走的是原路。我们跳过了一些路程，特别是红军当年在贵州走穿插迂回过的一些地方。我们不时选取非主力部队行进的路线，爬上距西藏不远、从金沙江渡口一路经火焰山和狮子山前行的崎岖山道，亲身体会红军征途中的浑身疲惫是何滋味。我们坐马骡从山中走出，又翻上了大雪山，路边的田野在5月底还是积雪累累。接着到了草地，这里同“一战”中的帕斯尚尔一样，曾将不尽其数的战士拖入无底的泥淖，连同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一起吞没，裹入永恒的黑暗。

我们在各种道路上总共行走了7400英里（约1.2万公里），主要乘坐吉普、面包车和军用汽车，全程历时两个半月。之后是越来越多的采访。1984年秋天又去了一次中国。

只有在当年红军行进的路上走过，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和红军战士曾经承受过的苦难。这里依旧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国人。路过的一个个镇子都没人记得曾经有过外国人来访。

还没有外国人或中国人走过这条路线。一时之间也不会再有人重复我们的行程。

下面呈上的，就是50年前长征的历史。这是从数以百计的采访和不尽其数的文件档案中提炼拼接而成。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他们则尽力给出回答，有时要来回在已有的记录中检寻，直到最后找到缺失的事实。

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得蒋介石罢手止斗，直到最终赢得了政权。

毛泽东晚年的不智举动让这群手足离析四散，给这出英雄的史诗添上了悲剧的一幕。但是到现在，这些长征幸存下来的人又让人吃惊地再次攀上权力顶

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他们将中国推向自己所称的“新长征”——这同老长征相比难度不在其下，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试验。但这和“文革”浩劫以及与“四人帮”之乱将是另外的故事了。大家在本书中看到的老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历史学家和在世的长征亲历者的帮助之下全力重构的所有内容。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情节从这里那里浮出水面，但本书所述已足以让此人间壮举独一无二。长征可能有一点类似犹太人出埃及，有一点类似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有一点类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我也惊讶地发现它身上还有美国马车大队穿越群山和草原征服西部的影子。

但没有任何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月夜启程	001
第二章	“赤匪”崛起	015
第三章	前夕	031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住客	041
第五章	始动	056
第六章	瞒天过海	067
第七章	担架上的谋划	078
第八章	妇女	091
第九章	首场血战	106
第十章	变道	123
第十一章	遵义	134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151
第十三章	绵里藏针	164
第十四章	危悬一线	175
第十五章	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186
第十六章	毛泽东的妙计	199
第十七章	金沙水拍	211

第十八章	歃血为盟	225
第十九章	留守	240
第二十章	死亡之师	254
第二十一章	泸定桥	265
第二十二章	大雪山	278
第二十三章	会师	292
第二十四章	天涯海角	307
第二十五章	魔毯	319
第二十六章	黑暗与光明	330
第二十七章	家	347
第二十八章	聚头	362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378
第三十章	冷眼看世界	394
第三十一章	屹立不倒的小个子	414
	译后记	422
	译者说明	424

第一章 月夜启程

10月，灼热的阳光倾泻在病房的石灰墙上。外面的院子里，茂密的樟树下一片嘈杂，口令声和军号声此起彼伏，踏步扬起的烟尘在原本静滞的空气中打着转儿弥散开来。病房里，消瘦的病人左腿打着石膏，正伸长了脖子去瞧外面的动静。有情况，这是明摆着的，部队有了新动向，但是却没人知会他。一个护士从门前走过，他叫道：“外面怎么了？”

“不晓得，首长。”她答道，一边向外看去。“没人通知我们。”

陈毅嘴里骂了一句，六周前在兴国县他髌部中弹，从前线抬了下来，一直都没痊愈，他的牢骚也就从没停过。骨头碎片老是取不干净，他要求用X光照一下，但是医生总有种种借口：X光机出问题了，没电源，电池的电不够了，等等。

陈毅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今年33岁，四川人，一向乐天开朗，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今天却反常地焦躁不安，满腹心事。外面肯定有情况，但具体状况却弄不清楚。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为受伤而气闷。几分钟后那个护士又出现了。“有人来看你，首长。”她一边说，一边赶紧把枕头拍平，把床单拉直。

在她身后，陈毅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走进了病房。直到后来陈毅还能记得周恩来这次探病的具体日期。1934年10月9日——农历狗年九月初二——那天周恩来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也就是后来的长征。^[1]

于都是江西南部一个沉寂的小城，建在于都河两岸，人口还不到一万。这儿向来风平浪静：只有渡船在河上行来驶去，还有个集市。1934年10月，人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感到安宁的，尽管还有一丝紧张。天气很宜人：白天暖和，夜晚凉爽，几乎不下雨。多数庄稼都已收获，只有晚稻、红薯和部分荞麦还等着收成。整株的黄豆全须全叶地晾在房顶的灰色瓦片上，从房檐上枝枝杈杈地搭拉下来。院墙边立着一排红色的陶土罐儿，里面满满地装着豆酱。墙角堆着青皮红籽的苦瓜，黄澄澄的南瓜，还有一串串晾着的红辣椒。农人们笃定到下一茬庄稼收成之前粮食已经够吃了，但是不安的感觉还是在逼近于都。红军在夏天收了大量的稻米，征兵的数量也远超往常。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开耕、插秧、种植、收获，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今年年景不错，人们好不容易瞅空喘口气，但是情形似乎有些反常。到底为什么却没人弄得清楚。中秋节已经过了，门楣上象征喜庆的红纸和面目狰狞的门神像都有些破烂了，但是人们依然希望它们能够把厄运挡在外面。^[2]

为了给红军征募新兵，刘英在于都待了几个星期。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其他很多年轻妇女。刘英今年26岁，小个子，还不到5英尺（约1.52米），身材娇小，像个布娃娃。海伦·斯诺说很难想象刘英在长征时怎么没被大风吹走。^[3]后来结婚的时候，刘英的丈夫，党的高级领袖洛甫也用同样的话打趣她。刘英的个子很小，但意志却像精钢一样坚韧，毛泽东也曾把她置于自己的翼护之下。有一天他带着警卫员来共青团办事处，悄悄通知她马上离开于都，到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总部瑞金报到，开始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

“我说自己走不了。”50年后她回忆说，“我的工作还没结束，我必须完

成任务，征集更多的兵员。”

但是毛泽东很坚决。她必须回去。尽管感到疑惑，可刘英还是回了瑞金。40英里（约64公里）的路她徒步走了两天，但跟马上就要开始的征程相比这不过是一次短途散步罢了。^[4]

江西省会南昌，正对湖面的一座雄壮的建筑内，穿着讲究的矮个儿光头正独坐在精美的柚木桌旁。他拿起一份《民国日报》——国民党的地方日报，薄薄的嘴唇上玩味着一丝自得的笑意。他的目光扫过关于铁路桥合同签署的重点报道，以及各种壮阳药、妇科秘方和珠宝的广告大杂烩，最后停留在头条社论上。日期是1934年10月10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建立纪念日。这条社论关注的是时事，它提醒人们警惕自然灾害，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共匪利用国内困境活动猖獗。因此民众应该守德尚善，停止饮宴、歌舞，为祖国、为中华存续而奋发图强。所幸的是，江西的状况正在迅速好转。共匪将在年底前被肃清。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军队只能用绳子串在一起来杜绝逃兵。“他们溃灭的日子不远了。”

看报纸的人轻轻舔舐着嘴唇。这些文字都是经他本人审核过的。实际上，这些文字就是他口述的。他就是蒋介石，今年48岁，特地来南昌指挥自己的国民党部队肃清“赤匪”。进展一直很顺利。没过两天，蒋介石就命令自己的专机准备起飞去陕西、宁夏和四川短期视察。^[5]

红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北面的石城地区。孔宪权23岁，结实、干练，后来干了一辈子革命，向来直言不讳。他是三军团侦察小分队的指挥员。部队两周前打了一场硬仗，结果并不理想，正撤下来休整，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孔宪权的同志们只晓得他们很快就会继续前进（后来，这样的保密工作因为后果适得其反而备受批评）。身为侦察员，孔宪权知道的远不止此，但是却守口如瓶。跟很多同志一样，孔宪权是贫农出身，

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家里不同意他加入红军。他的父母还是传统的老观念，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孔宪权还是从了军。他渴望拥有土地，而红军承诺分田。

在孔宪权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红军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苏区恨之入骨的红脸胖子湖南佬张辉瓒。当时的情景即使5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在山坡上（镇里地方不够大）开公审大会，张辉瓒被押上来，面前站满了农民，贫苦市民，拿着红缨枪的赤卫队青年和愤怒、疲惫的红军战士。张辉瓒头上扣着高帽，双手反绑，站在台上，人群怒吼着要把他杀头。很快就真的砍了脑袋，放在木筏上，顺着赣江漂下去，以此来警告其他的国民党将领。对往事的回忆让孔宪权很激动，情不自禁地念起了当时的打油诗：“真高兴，战龙山，斩了狗官张辉瓒。”^[6]

红军在10月里行动神秘，苏区根据地和首府瑞金也日益躁动起来，此中内情，温和、文雅的高个儿青年伍修权差不多一清二楚。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朱德带领的共产党部队建立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农民把他们称做“朱毛”红军。很多人坚信朱毛实际上是一个人。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共产党将领朱德身材高大、慢条斯理、风格朴实。有一次他就解释说朱毛是分不开的。这个词实际上是个独具匠心的双关语，因为“朱”的同音字是“猪”，而毛的意思是毛发。^[7]

伍修权无所不知或者说近乎无所不知，因为他是李德的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李德在过去一年里都是中国红军的总指挥，却屡战屡败。

伍修权当时28岁。19岁的时候他和上百个中国青年一起去了苏联，在那里待了五六年，学习语言，了解革命，也学习军事科学，如今已经回国三年了。从李德1933年10月到达苏区，伍修权就开始为他做翻译。

现在伍修权手头有个难题——是烹饪问题，不是军事问题。

来苏区的时候人们为了让李德生活舒适而大费周章。他的住所有三个房间，是特地为他修建的，在离红军总部1英里（约1.6公里）的稻田旁，和党中央机关部门距离也不算远。房子独处一处，孤零零的，伍修权和其他人称它作“独立房子”，很快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外号。

伍修权的问题出在那片稻田上。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到处是青蛙的稻田里养了一群鸭子。鸭子已经肥了，伍修权无论如何不愿意白白丢掉。所以每天晚饭都有鸭子吃。伍修权直到老都记得1934年10月10日那天吃的最后一只鸭子，烤得香脆，切成肥嫩的肉片上的饭桌。伍修权总把那一天和红军的出发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一般认为直到1934年10月16日长征才正式开始。^[8]

秋日荏苒，党的干部之间在谈话时也开始不再那么遮遮掩掩。对于知道如何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有心人来说，从出版物上也可以见到一些有关未来动向的端倪。1934年9月29日，洛甫（张闻天）在党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说到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所有高层都知道行动就在眼前，但还不知道去哪里。有人猜湖南，有人猜江西，有人认为是贵州，还有人认为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层，没人知道究竟。后来为了躲避蒋介石的战斗轰炸机（当时蒋拥有两三百架），总部搬到了瑞金北部的云石山。山区深处，干部们碰头的时候会心照不宣地打招呼说“快出发了”。有时候他们会问：“你走不走？”答案是不同的。有的说：“走。”其他说：“不晓得。”一般来讲，“不晓得”意味着留下来。实际上，蔡孝乾后来回忆说，“消息传来就像在水里投了一块大石头”，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名单逐个确定。有些家属带着大包小包回了老家，跟人说“他去别的地方了”，却不说具体哪里。部分伤员也从医院回到了原来的单位。谁走谁留的消息一时众说纷纭。起先说徐老——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院的老师徐特立——因为年纪

太大，不适合长途跋涉，要留下来。后来又说他会走，而且已经分到了休养连，特地为他找好了马匹，但是还没有配马夫。^[9]但是大家却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看到了留守的名单。上面的名字大多属于和他亲近的人：他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也是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妹妹）夫妇；毛泽东的朋友、湖南老乡，也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何叔衡；已经解除了职务的共产党前总书记瞿秋白（据说因为肺结核很严重，不适合一起走）；军事指挥员陈毅；很早即加入共产党的毛派支持者贺昌；毛泽东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刘伯坚，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看起来毛泽东推荐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接受。甚至他恳求一起带上的瞿秋白也没有能够同行。和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就是留在苏区的保票，而留守的陈丕显将军认为，当时留在苏区的只有一成希望活下来。^[10]

1934年秋，毛泽东40岁，人很瘦，面容憔悴，颧骨凸出，双颊深陷，眼睛很亮，黑而直的头发几乎垂到肩膀上，整个人散发着苦痛的气息。他几个月来一直疟疾缠身，他的医生、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璋想尽办法救治，却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他身体虚弱，情绪低沉。他明白红军要干什么。周恩来在决策达成之后就告诉了他。周的职务是总参谋长，能参加决策，但命令都是李德下达的，也都能自动得到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即便周反对，也会被二对一否决。因此他的任务就是做一个优秀的军官，执行统帅部的命令。

没人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也没人来听取他的建议。这不足为奇。占据统治地位的亲苏派曾一力要把毛逐出党外。^[11]两年前毛泽东就被排除在军事和政治决策圈外，保留下来的只有名义上的职务——中央苏区主席；他主持了一些地方上的会议，花了几个星期在河边的市镇于都进行了无关紧要的地方情况调查。他现在就住在于都北门边的一条窄巷里，住所是一个灰砖砌起的舒适的小院子。同住的是他的妻子贺子珍，今年24岁，已经是第四次怀孕。孩子2月就会出生。^[12]

当时有些流言，多年间被断断续续地传了下来，说当时毛泽东是被软禁在